

海涅的抒情

(德国)海涅 著

Heines Lyrik



冯至 译

名著名译诗丛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海涅的抒情

(德国) 海涅 著

Heines Lyrik



冯至译



著名翻译家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涅的抒情 / (德) 海涅著 ; 冯至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6

(名著名译诗丛)

ISBN 978-7-5360-6473-7

I. ①海… II. ①海… ②冯… III. ①诗集—德国—近代 IV. ①I51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55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张 瑛
责任编辑: 张 瑛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杨亚丽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5.625
字 数	11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出版说明

周良沛

这篇《出版说明》，对亨利希·海涅（H. Heine，1797—1856）和他的诗，似乎都不宜再多说什么。因为译家冯至（1905—1993）在卷首的《亨利希·海涅》，对原作及其作者所该说的话，全都说了，无需画蛇添足。

冯至少年时在“北京第四中学”就开始学习德文，17岁考入“北京大学”，两年预科后，入本科德文系，此时，他已开始发表了他所译的海涅的诗。受过“五四”洗礼的一代青年，对科学、民主，以及对外面世界所了解的渴求，真似冯至1927年所说的《饥兽》：

我寻求血的食物，
疯狂地在野地奔驰。
胃的饥饿、血的缺乏、眼的渴望，
使一切的景色在我的面前迷离。

我跑上了高山，
尽量地向四方眺望；



我恨不能化作高空里的苍鹰，
因为它的视线比我的更宽更广。

我跑到了水滨，
我大声地呼叫；
水的彼岸是一片沙原，
我正好到那沙原上边奔跑。

我跑入森林里迷失了出路，
我心中是如此疑猜；
纵使找不到一件血的食物，怎么
也没有一支箭把我当作血的食物射来？

1930年，他考上河北的公费留学，在柏林大学，在海德堡大学，是在德国整整的5年。他亲历了一个随之世界经济恐慌而来，人人都感到身后袭来饥饿的威胁之现场。经济衰退、失业队伍扩大，工潮迭起，以维护失业工人利益的共产党壮大了，同时，1923年为攫取政权，在黑啤酒店暴动失败，改用合法斗争手段，以取得选票上台的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成为工商资本家急迫物色的，一个残暴的铁腕人物。他以极端的民族主义，以对共产党和犹太人的仇恨，用以转嫁经济危机而膨胀了他的纳粹党。冯至身处的校内，穿冲锋队、党卫军制服的纳粹学生横冲直撞，广场燃起的烈火，掷入了许多曾引人为之骄傲的学者、作家的名著在火堆中



燃烧……在军方的支持下，有次投票竟高达百分之九十的人赞同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职权合为一体，由希特勒一人独掌。众人神经质的声嘶力竭高呼“希特勒”的疯狂，对于期望复苏了衰退的经济所免去饥饿威胁的人们之失态，不难理解；但它转动希特勒的魔轴，驱动人们膨胀个人私欲、物欲，于道德、信义、廉耻全不顾，煽动仇恨犹太人和共产主义的同时，煽动新的战争以加紧对全球的掠夺。短视、极端民族主义的群体，一时也从希特勒掠夺的“成果”中分享残杯冷炙的得意忘形，同时也加速了为法西斯掘墓的进程。在此求学的冯至，深感歌德的祖国和纳粹的德国交织在他心头的爱与恨。

游子在外，家国不安，战争的灾难，首先在游子心里已是枪林弹雨……

中国学界，学过，乃至精通德语的不少，但几十年来，在德语的故土有如此的经历，以此在德国文学的造诣为祖国的文化建设和中德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者，冯至不是唯一的，也不会有几个。更重要的是，他在德国的这段经历，完全不是他个人的故事。个人在德国的爱与恨，加深了他对歌德和海涅作品的理解。

海涅以歌咏爱情为主的抒情诗，对于学习德语的，在“五四”也沐浴了冲破旧礼教的浪潮之洗礼的青少年，有一份独特的魅力和温馨。但在此时，军阀混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个“撤京兆”已改名北平的北京，译家对海涅诗的选择，其内容已向人生的深广探进，然而，这些诗，还是海涅一贯于他个人式的抒



情之作。

“抒情诗”的这一概念，或是约定俗成的，习惯的看法，似乎都是由于真正的艺术无法甩开作者个性之“这一个”的抒怀小品，于是，为民疾呼，或为革命呐喊，抒情性和政治性融为一体，则名之“政治抒情诗”。因为它包含不少主观的感情色彩，通常又被纳入“浪漫主义”范畴。

这些说法，在约定俗成的惯性中，似乎已毋庸置疑它的科学性。但是，当它被书斋的学究所学究化之后，则不一定放之四海皆准。海涅的名篇：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
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
我们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
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
——我们织，我们织！”

.....

唐太宗所说的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



人，也为他们被“榨取了最后的一个钱币”，身受的“苦难”不能感动“阔人们的国王”，所以，他们的诅咒，也就不向厂主，而是针对维护“阔人们”利益的体制，是他们“虚假的祖国”的德意志发出声讨。应该说，它应当是一个结构宏阔的题材，诗人却将它处理在近似小品的二十五行诗里；它本是非常尖锐、对立的怒吼，诗人的“咬牙切齿”，也在五个对称结构，以“我们织，我们织”的回环往复地以抒发他的愤恨之情。这和通常所见的“政治抒情诗”大不一样。再如《世道》：

如果有许多财物，
得到的便越来越多。
若只有很少的财物，
很少的财物也被抢夺。

如果你一无所有，
啊，就让人家埋葬你——
因为只是有些财物的人，
才有一个生存的权利。

对于在波恩学习期间，对韵律学曾有过专门研究的海涅来说，这首《世道》，它原文的语调、节奏、韵律，可以想象，必然会有文本的幽默感和辛辣味。译成另一种语言后，总是要失去一些东西。名译，也不能苛求。它和上一首《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正好是被资本运作



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学的相互解读，就是这样的《世道》。它是一幅极其深刻的人世图。当今全球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一体化”时，欧、美有的国家相继征收的“富人税”，还是正视有穷人。“class”不论译为“阶级”是否有错，认为只能译为“阶层”，那它的本义也还是那个“class”。它予人对此的启迪和思考，也绝不是一时半刻的。它饱含哲理，却不是哲理诗；它讽刺辛辣，也不是讽刺诗；它就是这样海涅式的，事于情中，情于事理的抒情。有别于常说的抒情诗的色调，故本书题名《海涅的抒情》。

开国初，新的共和国诞生在二战后冷战的激战时刻，外交的“一边倒”，也是必然。苏联、旧俄的文学作品热译、热读之时，这本海涅的诗，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作者与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深情，无需当时的读者对它的内容再有不必要的考虑，长时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清教徒式的感情约束，这些读来亲切的，多有情诗的篇章，真是吹来心灵文化的清风，特受欢迎。

这些译者自20岁开始，到52岁结集出版，足足伴随译者半生的海涅之翻译，似乎也可看作译者心灵的文化史。它影响了中国几代的海涅爱好者，包括许多诗人，乃至大师，如海涅梦见一棵在东方的棕榈，还有《一棵松树在北方……》，相隔东、北，都是“孤单单”的诗思。在1940年中国全民需要团结一致抗战时，艾青（1910—1996）以他对海涅激情的反驳，则以更积极

的思想，展现后来者的另一种人生：

一棵树，一棵树
彼此孤离地兀立着
风与空气
告诉着它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它们的根伸长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
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从中既可以看到海涅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中国新诗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这，对于与海涅相伴大半生的冯至，更不例外。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的没有语言，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最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过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无声的寂寞，想象有蛇衔来梦境的花朵相伴，是寂寞寻求梦境，是梦境能伴寂寞。读来有一种特新鲜、新奇的冲击，也会为它的新奇泛起几分疑云，中国虽然也有白蛇的传说，但在民族民众审美的习性中，蛇却并非美丽和吉祥的象征。诗人营造的此种诗的兴味，显然对外来的诗艺有大量、大胆的吸收与借鉴。这和作者同时期写的那些同为新诗名篇，借鉴了民间说唱艺术的叙事诗相比，已完全是另一路的叙情了。本来，出道诗门，人还年轻，对前人的经典，有“粉丝”情结，却不走模仿之路，已是诗人年轻，诗思已成熟之路，冯至、艾青都是这样。这也是新诗运动所推进之路。

对于本来就是受域外直接影响而出现的新诗，在它近百年的运动过程中，这一影响，正负皆有，一直存在，在此中，对海涅，我们怎么都不该忘记！

2011年12月

亨利希·海涅

冯 至

9



海
涅
的
抒
情

一 “我一向忠实而正直地执行了这个职务”

海涅和他的作品一向受着两种极不相同的待遇；一种是尊敬和爱好，一种是诬蔑和歪曲。从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爱护，德国反法西斯的优秀作家如魏纳特（Weinert）、布莱希特（Brecht）等人卓越地继承了他的文学传统。在中国，鲁迅在 1914 年就用文言译过他的抒情诗，郭沫若在写他第一部诗集《女神》的时期，曾经说过，海涅对他的诗歌创作是有影响的；此后，海涅的抒情诗在中国青年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喜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海涅的政治讽刺诗被译成中文，诗中对反动势力本质的彻底而尖锐的揭发，有许多地方正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说这些诗也曾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则用尽心机来诬蔑他、歪曲他。他们不是否定、就是设法贬低海涅的价值；不是用他早年的抒情诗来遮盖他晚年更为成熟的政



治诗，就是把他活力充沛、富有战斗性的政治文字从文集里删去，说是时代过去了，这些“应时”的文章已经失去它们存在的意义。到了纳粹当权时期，因为海涅正直而深刻的讽刺处处打中纳粹分子的要害，他们索性变本加厉，向海涅猖狂进攻，焚毁他的作品，捣碎在德国本来就为数很少的海涅纪念碑，要把海涅的名字从历史里勾销。但是海涅的诗已经成为人民共同的财产，有的到处被人歌唱，存在于许许多多的歌本里，他们无法消灭，只好在这样的歌——例如《罗累莱》——的下边不说出诗人的姓名，代之以“无名诗人”的字样，致使在“第三帝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不知道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海涅这样一个诗人。

这两种极不相同的待遇明显地说明了，什么人爱他，什么人恨他。海涅自己在1832年早已说过：“我的敌人的憎恨可以充做我一向忠实而正直地执行了这个职务的保证。我将显示出，那种憎恨我永久是分所应得的。我的敌人绝不会错认了我……”^①海涅在这里所说的职务，是一个作家要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自由而奋斗。诚然，他的敌人没有错认他，他们用他们的憎恨给海涅的忠于这个职务作了保证。但是在另一方面，同样给海涅作了保证的，是一切人类进步事业的参加者，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认清海涅是19世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诗人，人类解放的战士。他的作品，

① 海涅：《法国情况·序言》。



过去敌人们处心积虑要抹杀、要消灭的，今天却更为灿烂地放出光芒，我们现在读它们，有许多地方像是墨沈未干、刚刚写成的一般，因为它们仍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二 从玫瑰夜莺到剑和火焰

亨利希·海涅于1797年12月13日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一个犹太商人的家里。杜塞尔多夫在1795年被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占领，法国的军队给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带来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根据他们的法典，一般市民获得了一些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权利，一向受人歧视的犹太人也从犹太区里解放出来，享受平等的待遇。这些措施在工业较为发达的莱茵区是受到普遍欢迎的。在这一点上，“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者，革命原则的宣示者，旧封建社会的破坏者”^①。1813年拿破仑失败后，杜塞尔多夫归普鲁士统治，人民已经获得的一些权利又被剥夺，受着残酷的压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海涅为什么很早就那样向往法国的自由精神，并且有一个时期崇奉拿破仑，而对于普鲁士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海涅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儿子也做商人，1816年把他送到汉堡他的一个有钱的叔父银行家所罗门·海涅那

^① 见恩格斯1845年10月25日给《北极星报》的通讯。



里，请求他的叔父资助他建立一个商店。但是海涅对于经商不感兴趣，商店开张不久就倒闭了。他在1819年入波恩大学学法律，6年后在哥亭根大学完成了博士考试，结束了大学的学习。

海涅从1817年起就发表诗歌创作。这时德国正处在封建复辟时代，全国36个大大小小的邦，只是形式地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族各邦的联盟，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设立了联盟议会，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处理各邦的共同问题。但这个议会是个空头议会，它在镇压人民、迫害进步力量、钳制言论自由上是一致的，遇到邦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它就失去了任何约束的力量。关于那些君主，恩格斯说过：“哪一个时代都没有比1816至1830年间国王所犯的罪行更多的了。几乎那时的每一个君主都应该处以死刑。”他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①这足以说明那些统治者的昏庸残暴。而当时德国的文艺界，除了年老的歌德以外，大部分的浪漫派诗人都是躲避现实，缅怀过去，美化中古的封建制度，给这些君主点缀太平。

海涅是在浪漫派的影响下起始写作的，但是他不久就看出德国浪漫派文艺的虚弱无力。他在1820年写的《浪漫派》一文里提出他的要求，他说，德国的文艺女神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开花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

^① 见叶·斯捷潘诺娃著《恩格斯传》，中译本第13页，人民出版社版。



德国的女孩子，不应该是苍白的尼姑和夸耀门阀的骑士小姐”。

在海涅早期的抒情诗里，我们好像处处看得到这样一个“自由的女孩子”在活泼地跳跃、歌唱。诗人用极流利的人民的语言、和谐的音调，把自然界里的玫瑰、夜莺、百合、蝴蝶、星辰、月光、日出日落，以及海上的波涛和晚间的雾霭，都融化在他的简洁有力的诗里，个人的情感和外界的事物得到美妙的融合。诗里充溢了对于生活的热爱。这时作者还年轻，他的快乐和痛苦多半局限在个人的遭遇上边——主要是他和他叔父的女儿阿玛丽不幸的爱情，可是像《每逢我在清晨……》那样的诗已经不只是个人的哀乐，而是使人感到当时德国的鄙陋状态，以及这状态所给予一些人的不幸了。

在他活泼、伶俐、音调谐和、色彩鲜明的抒情诗里，也显露出海涅独特的嘲讽的风格。他对于社会里的庸俗虚伪、非现实的梦幻，常常给以有力的嘲讽。他有时故作正经地描述梦幻，使读者觉得他好像真是沉迷在这梦幻里一般，但是写到最后几句，却出人意料地指出面前的现实，把那空中楼阁完全推翻。这是海涅在早期著作中很喜欢运用的一种手法。恩格斯在《诗和散文里的德国社会主义》里说得好：“海涅是把市民的梦幻故意拧转到高处，为的是随后同样故意地使那些梦幻跌落



到现实里。”^① 抬得高，跌得重，这是足以致那些非现实的梦幻以死命的。如《海中幻影》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这些诗，最初是作为《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归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先后发表的，1827 年被收在一起，叫做《歌集》。《歌集》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德国诗歌史里的一件大事，直到海涅逝世前，再版了 13 次。其中有许多首一再地被音乐家配上乐谱，被广大的人民歌唱，成为人民自己的歌曲。

写诗之后，海涅也从事散文写作。从 1824 到 1828 年他写过 4 部著名的游记。在这些游记里海涅以他犀利的笔锋更进一步发挥了他讽刺的才能。他在《哈尔次山游记》里揭发了社会里种种虚伪、愚陋和不合理现象，刻画了德国反动统治下的市侩们、奴仆们、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教会里的丑态；他对于劳动人民如矿工、牧童，对于美丽的自然，都给以热情的歌颂。1827 年，他到英国旅行，他走到这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扩大了眼界，立即在伦敦外表的繁荣的后边看到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狄更斯在 40 年代所描写的大城市中贫民的苦难，海涅在 1828 年的《英国断片》里已经接触到了。写到这些问题时，他的文笔也就从嘲讽转为控诉。他同时也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他说：“虽然我们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著《论文学与艺术》（德文版），第 284 页。